

欽定北齊書

欽定北齊書

PDG

北齊書卷四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遜

荀士遜

顏之推

袁奭朱才

韋道遜荀仲舉

江旰蕭愨

睦古道子

夫立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  
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逖聽三古彌  
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  
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  
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筆寢牘未可言文斯固  
才難不其然也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  
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  
雲屬振鷓鷖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  
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  
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

四時之序其有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摛黼黻於生知問  
珪璋於先覺譬雕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  
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  
關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騫勝流周旋益友  
彊學廣其文見專心屏於涉求畫績飾以丹青彫琢成  
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已也謂石爲獸射之  
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砉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  
沌無可鑿之姿窮奇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  
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著論也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  
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

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  
大痛也沈休文云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  
三變然自茲厥後軌轍尤多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  
儲宮刑乎流俗雜滛濫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爰逮武  
平政乖時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以成文蒙  
大難而能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  
諸絃管梁時變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竝爲亡國  
之音而應變不殊感物或異何哉蓋隨君上之情欲也  
有齊自霸圖云啓廣延髦儁開四門以納之舉八絃以  
掩之鄴京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

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  
祖孝徵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元北平陽子烈竝其流  
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天保中李愔陸邕  
崔贍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  
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  
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知詔敕  
自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  
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爲  
中書侍郎諸軍國文書及大詔誥俱是德林之筆道衡  
諸人皆不預也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諷詠幼稚時

曾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及長亦少留意初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蘭陵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愨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顓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孫陸父太子舍人王邵衛

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  
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睦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  
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酒  
崔德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  
子信等入館撰書并敕放慤之推等同入撰例復令散  
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  
通直散騎常侍王訓前兗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常侍  
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正溫君  
悠入館亦令撰書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述  
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

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  
騫前西兗州司馬蕭漑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  
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審  
太尉掾張德沖并省右民郎高行恭司徒戶曹參軍古  
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顛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  
元楷晉州治中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  
酒陽辟疆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徒中兵參軍周子  
深開府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審竝入館待詔又敕  
右僕射段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時  
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

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也待詔文林亦是一時盛事故存錄其姓名自邢子才以還或身終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既重自有列傳或附其家世或名存後書輒略而不載今綴序祖鴻勳等列於文苑者焉自外有可錄者存之篇末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鴈門咸陽太守治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謚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竝爲州主簿僕射臨淮王

或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敕除奉朝請人謂之  
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爲  
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或聞而喜曰  
吾得其人矣及葛榮南逼出爲防河別將守滑臺永安  
初元擢爲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渾李象鴻勳竝  
爲子使除東濟北太守以父老疾爲請竟不之官後城  
陽王徽奏鴻勳爲司徒法曹參軍事赴洛徽謂之曰吾  
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  
爲謝恩轉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曰陽生  
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

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  
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卽石成基憑林起棟  
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綠庭綺合日華雲實傍  
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  
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  
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  
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  
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  
首戴葫蒲身衣縵襪出藝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  
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旣繫名聲之韁

鑠就良工之剗劂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  
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敞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  
漢摛藻期之輦繡發議必在芬香茲自美耳吾無取焉  
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  
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  
梁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  
旣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旣覽老氏谷神之  
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  
於茲山莊可辨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巘舒  
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

富貴乎去矣陽子途垂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  
哉書不盡意梁使將至敕鴻勳對客高祖曾徵至并州  
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  
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羣書  
有才思文議之美少與趙郡李謩齊名爲邢魏之亞而  
訥於言敏於行魏安豐王廷明鎮徐州署廣長流參軍  
釋褐盪逆將軍尒朱仲遠牒爲大將軍記室加諫議大  
夫荊州行臺辛纂上爲行臺郎中尋爲車騎府錄事參  
軍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御史

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平陽公淹辟爲中尉轉侍  
御史顯祖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爲中書郎  
遇其病篤而止廣曾欲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  
云吾向似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  
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  
不起資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平  
無私爲士流所愛歲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  
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  
收爲之敘其族人子道亦有文章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竝無官宦而

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  
少學常爲兄仲優饒旣而自責曰名爲人弟獨受安逸  
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之曰汝欲謹小  
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  
以自勸勉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爲臨漳小吏縣令裴  
鑒蒞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  
重擢爲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  
封孝琰等爲暹賓客人有譏其靖默不能趣時者遜常  
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何必深山蒿廬之  
下遂借陸沉公子爲主人擬客難製客誨以自廣後崔

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時亦在坐論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爲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世宗崩暹徙於邊裔賓客咸散遜遂往陳留而居之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錄事參軍仍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爲五年已貢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議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仕非遠遜竟還本州八年轉兼長史從軍南討軍還殺鬼移任潁川又引遜兼潁州長史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二年春

會朝堂對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聞罷詔不報梁州重表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遜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雨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劔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

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袁淮發論於後終未  
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爲昌會然自水  
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鷄  
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  
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旣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  
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  
然之略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  
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嶠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  
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  
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

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  
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  
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  
攻鉅鹿枉矢霄流况我威靈能無協讚但使彼之百姓  
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  
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  
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案  
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  
臣用有疑又問求才審官遜對曰臣聞彫獸畫龍徒有  
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

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  
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  
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  
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賓  
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  
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  
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  
舜格文祖陛下受天之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  
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慙用紀  
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

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鼎歌鍾王勳歲  
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  
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  
抑亦天授與之爲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  
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彊  
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  
毅桓靈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  
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  
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  
人去而復歸台星圻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

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道兩教遜對曰臣聞天道性命  
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詣伯陽道德之論  
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  
經秘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  
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  
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  
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樂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  
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旣返還入驪  
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  
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

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爲燒劫之灰春  
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  
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  
輩棄家出家藥王燔軀波斯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  
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  
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  
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鷺沐時雨而羣  
飛臺上銅鳥愬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  
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巡幸且勞  
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

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報禹功  
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  
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又問  
刑罰寬猛遜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  
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  
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  
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  
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  
書挂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  
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

張蒼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  
治興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  
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素  
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  
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  
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  
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臯陶不仁自  
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爲郡守科閒  
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  
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蒼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

封漢獄寃困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旣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禍福報應遜對曰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况復天道秘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悟乘查至於河漢唯覩牽牛假寐遊於上玄止逢翟犬造化之理旣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道勾芒錫祥號公涼德蓐收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闕報應之理子胥無首馬遷腐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親權舩得幸從此而

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己之意  
是以七百之祚仍如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  
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爲  
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  
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賁恩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  
尚書擢第以遜爲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爲大行  
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顯祖納貞陽侯爲梁主岳  
假遜大行臺郎中使於南與蕭脩侯瑱和解遜往來五  
日得脩等報書岳因與脩盟于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  
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爲清平勤幹送吏部

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渤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秘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夫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卽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

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典竝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八年詔尚書開東西二省官選所司策問遜爲當時第一左僕射楊愔辟遜爲其府佐遜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九年有詔超除員外將軍後世祖鎮鄴召入司徒府管書記及登祚轉授主書遷員外散騎侍郎天統初病卒

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也祖芳魏太常卿父穢金

紫光祿大夫逖少而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  
交遊善戲謔郡辟功曹州命主簿魏末徵詣霸府世宗  
以爲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逖遠離鄉家倦於羈旅發  
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  
於宴集逖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值有文籍所未見者  
輒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  
工詩詠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姦事免十餘年不得調  
乾明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梁主蕭莊還兼三公郎  
中皇建元年除太子洗馬肅宗崩從世祖赴晉陽除散  
騎侍郎兼儀曹郎中久之兼中書侍郎和士開寵要逖

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  
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尋遷給事黃門侍郎修國史加散  
騎常侍又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  
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  
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世祖崩出爲江州刺史  
祖珽執政徙爲仁州刺史祖珽旣出徵還待詔文林館  
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時被戮  
時年四十九初逖與珽以文義相得結雷陳之契又爲  
弟俊聘珽之女珽之將免彥深等也先以造逖仍付密  
啓令其奏聞彥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珽由此疑逖告

其所爲及珽被出逃遂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所  
制詩賦及雜文文筆三十卷子逸民開府行參軍遜弟  
譽少聰明好文學天統武平之間歷殿中侍御史兼散  
騎侍郎迎勞陳使轉尚書儀曹郎周大象末卒於黎州  
治中子玄道有人品識用定州騎兵參軍遜從子顓字  
君卿祖廡魏尚書爲高祖所殺顓父濟及濟弟琰俱奔  
江南顓出後武定中從琰還北琰賜爵臨穎子大寧中  
卒於司徒司馬顓好文學工草書風儀甚美歷瀛州外  
兵參軍司空功曹待詔文林館除大理司直隋開皇中

鄜州司馬卒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馬秀才迄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爲主書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後主卽位累遷中書侍郎號爲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滅年卒

顏之推字介珉邪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東度官至侍中右光祿西平侯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繹自

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  
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其國左常  
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脩邊幅時論以  
此少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值侯  
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獲免被囚  
送建業景平還江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爲散騎侍郎  
奏舍人事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薦往弘農  
令掌其兄陽平公慶遠書幹值河水暴長具舡將妻子  
來奔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祖見而悅之卽除  
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保末從至

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河清末被舉爲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爲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遇逾厚爲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

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尋  
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  
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顓進奔陳之策仍勸募吳士  
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以告  
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不  
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  
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計策然猶以爲平原太  
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  
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家訓  
二十篇竝行於世曾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其詞曰仰

浮清之藐藐俯沉奧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內諸夏而外夷狄驟五帝而馳三王大道寢而日隱小雅摧以云亡哀趙武之作孽怪漢靈之不祥旄頭翫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溼澗鞠成沙漠神華泯爲龍荒吾王所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

晉中宗以琅邪王南渡之推琅邪人故稱

吾王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作羽儀於新邑樹杞

梓於水鄉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逮微躬之九

葉頹世濟之聲芳問我良之安在鍾厭惡於有梁養傅

翼之飛獸

梁武帝納亡人侯景授其命遂爲反叛之基

子貪心之野狼

武帝初養

臨川王子正德爲嗣生昭明後正德還本特封臨賀初王猶懷怨恨徑叛入北而還積財養士每有異志也初

召禍於絕域重發釁於蕭牆

正德求征侯景至新林叛投景景立爲主以攻臺城

雖萬里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以長鍛向王路

而蹶張勤王踰於十萬曾不解其搯吭嗟將相之骨鯁

皆屈體於犬羊

臺城陷援軍竝問訊二宮致敬於侯景也

武皇忽以厭世白

日黯而無光旣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於

巨猾每凜然而負芒自東晉之違難寓禮樂於江湘迄

此幾於三百左衽夾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

增傷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

孝元帝時爲荆州刺史

授犀

函與鶴膝建飛雲及舳艫北徵兵於漢曲南發餉於衡

陽

相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譽竝隸荆州都督府

昔承華之賓帝寔兄

亡而弟及

昭明太子薨乃立晉安王爲太子

逮皇孫之失寵歎扶車之

不立

嫡皇孫驩出封豫章王而薨

閒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

陽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粒

河東岳陽皆昭明子

遽自戰於其地

豈大勛之暇集子旣損而姪攻昆亦圍而叔襲褚乘城

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

孝元以河東不供舡艦乃遣世子方等爲刺史大軍掩至河東

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羣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急而逆戰世子爲亂兵所害孝元發怒又使鮑泉圍河東而岳陽宣言大獵卽擁衆襲荊州求解湘州之圍時襄陽杜岸兄弟怨其見劫不以實告又不義此行率兵八千夜降岳陽於是遁走河東府褚顯族據投岳陽所以湘州見陷也

行路彎弓而含

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方幕府之事殷謬見擇於人羣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履以

從軍

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功加鎮西墨曹參軍

非社稷之能衛

童注鑄

關

僅書記於階闥罕羽翼於風雲及

荆王之定霸始讎恥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

夏汭

時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領二萬人屯武昌蘆州拒侯景將任約又第二子綏寧度方諸爲世子拜中

撫軍將軍鄧州刺史以盛聲勢

濫充選於多士在參戎之盛列慙四白

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說

時遷中撫軍外兵參軍掌管記與文珪劉民英等與世子遊處

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繫深宮之生貴矧垂堂

與倚衡欲推心以厲物樹幼齒以先聲

中撫軍時年十五

愾敷

求之不器乃畫地而取名仗禦武於文吏

以虞預爲鄧州司馬領城

防事

委軍政於儒生

以鮑泉爲鄧州行事總攝州府也

值白波之猝駭逢

赤舌之燒城王凝坐而對寇白詡拱以臨兵

任約爲文盛所困侯

景自上救之舟艦弊漏軍饑卒疲數戰失利乃

令宋子仙任約步道偷郢州城預無備故陷賊莫不變

暖而化鵠皆自取首以破腦將睥睨於渚宮先憑陵於

他道

景欲攻荊州路由巴陵

懿永寧之龍蟠

永寧公王僧辯據巴陵城善於守禦景不

能

進奇護軍之電掃

護軍將軍陸法和破任約於赤亭湖景退走大潰

犇虜快其

餘毒縲囚膏乎野草幸先生之無勸賴滕公之我保

之推

執在景軍例當見殺景行臺郎中王則初無舊識再三救護獲免囚以還都

剡鬼錄於岱宗

招歸魂於蒼昊

時解衣訖而獲全

荷性命之重賜銜若人以終

老賊棄甲而來復肆觜距之鵬鳶積假履而弑帝憑衣

霧以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聞道之十年

臺城陷後梁武曾獨坐歎

曰侯景於文爲小人百日天子及景以大寶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僭位至明年三月十九日棄城逃竄是一百

二十日莽天道繼大數故文爲百日就狄俘於舊壤陷言與公孫述俱稟十二而旬歲不同

戎俗於來旋慨黍離於清廟愴麥秀於空塵鼗鼓臥而

不考景鐘毀而莫懸野蕭條以橫骨邑闐寂而無煙疇

百家之或在

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

覆五宗

而翦焉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絃

公主子女見辱見讎

經長

干以掩抑

長干舊顏家巷

展白下以流連

靖侯以下七世墳塋皆在白下

深燕

雀之餘思感桑梓之遺虔得此心於尼甫信茲言乎仲

宣湯西土之有衆資方叔以薄伐

永寧公以司徒爲大都督

撫鳴劔

而雷咤振雄旗而雲罕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窮於巢窟

屠蚩尤於東郡挂郵支於北闕

既斬侯景烹屍於建業市百姓食之至於肉盡

斲骨傳首荆州懸於都街

弔幽魂之冤枉掃園陵之蕪沒殷道是以

再興夏祀於焉不忽但遺恨於炎崑火延宮而累月

侯景

既平我師採櫓失火燒宮殿蕩盡也

指余權於兩東侍昇壇之五讓欽漢

官之復覩赴楚民之有望攝絳衣以奏言忝黃散於官

謗

時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也

或校石渠之文

王司徒表送祕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

部分爲正御副御重雜三本左民尚書周弘正黃門郎彭僧朗直省學士王珪戴陵校經部左僕射王褒吏部

尚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純中書郎鄧蓋金部郎中

徐報校子部右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菩業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時參柏梁

之唱顧厥甌之不算濯波濤而無量屬瀟湘之負罪

陸納

兼岷峨之自王

武陵王

竚旣定以鳴鸞脩東都之大壯

詔司

農卿黃文超營殿

驚北風之復起慘南歌之不暢

秦兵繼來

守金城

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

孝元自曉陰陽兵法初聞賊來頗爲厭勝被圍之後每歎息知

必徒有道而師直翻無名之不抗

孝元與宇文丞相斷金結和無何見滅是

師出無名

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煬溥天之下斯文盡

喪

北於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逸湮亡唯孝元鳩合通重十餘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兵敗

悉焚之海內無復書府

憐嬰孺之何辜矜老疾之無狀奪諸懷而

棄草踣於塗而受掠寃乘輿之殘酷軫人神之無狀載

下車以黜喪揜桐棺之藁葬雲無心以容與風懷憤而

慘恨井伯飲牛於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留釧之妻人

銜其斷絕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小臣恥其獨死實有

媿於胡顏牽痲痕而就路

時患脚氣

策駑蹇以入關

官疲驢瘦馬

下無景而屬蹈上有尋而亟舉嗟飛蓬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若乃玄牛之旌九龍之路土圭測影璿璣審度

或先聖之規模乍前王之典故與神鼎而偕沒切仙宮

之永慕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接耳目而不通詠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猶曩每

結思於江湖將取弊於羅網聆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

嘹朗對皓月以增愁臨芳罇而無賞自太清之內覺彼

天齊而外侵始蹙國於淮潁遂壓境於江潯

侯景之亂齊氏深斥

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餘廬江晉熙高唐新蔡西陽齊昌數郡至孝元之敗於是盡矣以江爲界也獲仁

厚之麟角剋儁秀之南金爰衆旅而納主車五百以復

臨

齊遣上黨王渙率兵數萬納梁貞陽侯明爲主

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

琴

梁武聘使謝挺徐陵始得還南凡厥梁臣皆以禮遣

竊聞風而清耳傾見日之

歸心試拂著以貞筮遇交泰之吉林

之推聞梁人返國故有犇齊之心以

丙子歲旦筮東行吉不遇泰之坎乃喜曰天地交泰而更習坎重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大來

耳後遂吉也

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於東尋乘龍門之一曲

歷砥柱之雙岑冰夷風薄而雷响陽度山載而谷沉俾

挈龜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昏揚舫於分陝曙結纜於

河陰

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

追風颺之逸氣從忠信以行吟遭厄

命而事旋舊國從於採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易

市

至鄴便值陳興而梁滅故不得還南

遂留滯於漳濱私自怡其何已謝

黃鵠之迴集憑翠鳳之高峙曾微令思之對空竊彥先

之仕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

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

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餘人之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奏之

珥貂蟬

而就列執麾蓋以入齒

時以通直散騎常侍遷黃門郎也

欵一相之故

人

故人祖僕射掌機密吐納帝令也

賀萬乘之知己祗夜語之見忌寧

懷叔之足恃諫譖言之矛戟惕險情之山水由重裘以

寒勝用去薪而沸止

時武職疾文人之推蒙禮遇每搆創痂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諫

誅之推爾日隣禍而儕流或有毀之推於祖僕射者僕射察之無實所知如舊不忘

予武成之燕

翼遵春坊而原始唯驕奢之是修亦佞臣之云使

武成奢侈

後宮御者數百人食於水陸貢獻珍異至乃厭飽棄於  
厠中禪衣悉羅纈錦繡珍玉織成五百一段爾後宮掖  
遂爲舊事後主之在宮乃使駱提婆母陸氏爲  
之又胡人何洪珍等爲左右後皆預政亂國焉惜染絲

之良質情琢玉之遺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牙而亂起

祖孝徵用事則朝野翕然政刑有綱紀矣駱提婆等苦  
孝徵以法繩已譖而出之於是教令昏僻至干滅亡

誠怠荒於政度恹驅除之神速肇平陽之爛魚次太原

之破竹

晉州小失利便棄軍還并  
又不守并州奔走向鄴

寔未改於弦望遂

關

文

及都

關

而昇降懷墳墓之淪覆迷識主而狀

人競已棲而擇木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於犇逐無寒

瓜以療饑靡秋螢而照宿

時在季冬  
故無此物

讎敵起於舟中胡

越生於輦轂壯安德之一戰邀文武之餘福屍狼藉其

如莽血玄黃以成谷

後主犇後安德王延宗收合餘燼於井州夜戰殺數千人周主欲退

齊將之降周者告以虛實故留至明而安德敗也

天命縱不可再來猶賢死廟

而慟哭乃詔余以典郡據要路而問津

除之推爲平原郡據河津以爲

犇陳

斯呼航而濟水郊鄉導於善鄰

約以鄴下一戰不剋當與之推入陳

不羞寄公之禮願爲式微之賓忽成言而中悔矯陰疎

而陽親信諂謀於公主競受陷於姦臣

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南又

懼失齊主則得罪於周朝故疎聞之推所以齊主留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度濟向青州阿那肱求自鎮濟州

乃啓報應齊主云無賊勿忽忽遂道周軍追齊主而及之

曩九圍以制命今八尺而

由人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溘屯

趙郡李穆叔調妙占天文算術齊初

踐祚計止於二十八  
年至是如期而滅

子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

在陽

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篡位於江陵逢  
孝元覆滅至此而三爲亡國之人

鳥焚林而鍛翮魚

奪水而暴鱗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而容身夫有過而  
自訟始發矇於天真遠絕聖而棄智妄鎖義以羈仁舉  
世溺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旣銜石以填海終荷戟以  
入秦亡壽陵之故步臨大行以逡巡向使潛於草茅之  
下甘爲畎畝之人無讀書而學劔莫抵掌以膏身委明  
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  
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  
不敢怨天而泣麟也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

敏楚不忘本也之推集在思魯自爲序錄

袁爽字元明陳郡人梁司空昂之孫也父君方梁侍中爽蕭莊時以侍中奉使貢莊敗除琅邪王儼大將軍諮議入館遷太中大夫

韋道遜京兆杜陵人曾祖蕭隨劉義真度江祖儒自宋入魏寓居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道遜與兄道密道建道儒竝早以文學知名道密魏永熙中開府祭酒因患恍惚沉廢於家道建天保未卒司農少卿道儒歷中書黃門侍郎道遜武平初尚書左中兵加通直散騎侍郎入館加通直常侍

江旣字季陽濟人也祖柔之蕭齊尚書右丞叔父革梁都官尚書旣梁末給事黃門郎因使至淮南爲邊將所執送鄴稍遷鄭州司馬入館除太尉從事中郎轉太子家令齊亡逃還建業終於都官尚書

睦豫字道閑趙郡高邑人父寂梁北平太守道閑弱冠州舉秀才天保中參議禮令歷晉州道行臺郎大理正奉車都尉入館遷員外散騎常侍尋兼祠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洛州司馬豫宗人仲讓天保時尚書左丞朱才字待問吳都人蕭莊在淮南以才兼散騎常侍副袁爽入朝莊敗留鄴稍遷國子博士諫議大夫齊亡客

遊信都而卒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世江南仕梁爲南沙令從蕭明  
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劇飲齧粲指至  
骨顯祖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其故答云我鄉知許當  
是正疑是塵尾耳入館除符璽郎後以年老家貧出爲  
義寧太守仲舉與趙郡李粲交欵粲死仲舉因至其宅  
爲五言詩十六韻以傷之詞甚悲切世稱其美

蕭愨字仁祖梁上黃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中太  
子洗馬

古道子河內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幹局當官以

疆濟知名歷檢校御史司空田曹參軍自袁爽等俱涉  
學有文祠荀仲舉蕭愨工於詩詠愨曾秋夜賦詩其兩  
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爲知音所賞  
贊曰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寧資刊勒乃眷滯  
靡永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北齊書卷四十五

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

樊遜傳常爲兄仲優饒○一本作其兄仲以造氈爲業  
常優饒之北史同

顏之推傳小注又第二子綏寧度方諸爲世子○按綏  
寧度三字未審毛氏本同

白詡拱以臨兵○按此用顧榮事詡當作羽  
郊鄉導於善鄰○郊疑効字之譌

韋道遜傳曾祖蕭隨劉義真度江祖儒自宋入魏寓居  
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蕭疑肅字之譌臣範按

魏書及北史韋閫傳並云從子崇字洪基父肅隨劉

義真渡江又崇二子猷之休之休之子道建道儒道  
遜之父不可考然當祖崇此云祖儒似有誤北史不  
載道遜

朱才傳字待問吳都人○都當作郡

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

北齊書卷四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 豹

路去病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  
欲故分職命官共理天下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人  
則惠睿哲之君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  
吏高祖撥亂反正以卹隱爲懷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  
仍以戰功諸將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政術非唯暗  
於前言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斂無厭淫虐不已  
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太寧以後風  
雅俱缺賣官鬻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黷貨滋甚齊氏

循良如辛術之徒非一多以官爵通顯別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末能卓爾不羣斯固彌可嘉也今掇張華原等列於循吏云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高祖開驃騎府引爲法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仍侍左右從於信都深爲高祖所親待高祖每號令三軍常令宣諭意旨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祖猶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密有拘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尔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殆天所縱以明公叢尔關右便自隔絕故使華原銜喻

公旨明公不以此日改圖轉禍爲福乃欲賜脅有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累遷爲兗州刺史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獄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駁食之咸以化感所致後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年十五便有膽氣應募從軍北討屢有戰功尋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令悉收瘞其夜甘雨

霧霏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了倍於本帳若官人  
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出除清河太守世良  
才識閑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郡東南有曲  
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  
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  
境民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後齊  
天保中大赦郡先無一囚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桃  
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其冬醴泉出  
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  
已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

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涕泣除東郡太守卒官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畧五篇宋氏別錄十卷與弟世軌俱有孝友之譽

世軌幼自嚴整好法律稍遷廷尉卿洛州民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暹爲廷尉以之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劫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

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顯祖引見二人親勅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與之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勅義雲曰卿比所爲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竝我骨鯁臣也及疾卒廷尉御史諸繫囚聞世軌死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命世良從子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段孝言開府參軍又薦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典尤長  
吏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  
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  
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  
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  
以相過後帶潁川郡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  
臺報下竝允基所陳條綱旣疎獄訟清息官民遐邇皆  
相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  
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  
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

可矣後卒官樞將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哭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爲州史性廉謹同寮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疋與之拒而不受魏彭城王韶拜定州除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徵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因瘦而死韶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以微

細伏事節下旣不能裨益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  
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韶高祖之  
壻也仁之後爲兗州臨別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  
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崔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  
有何政績使劉西兗如此欽歎答曰稟性愚直唯知自  
修無他長也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聞業名行復  
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  
言後尋業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  
軀貌之用尋遷東郡守以寬惠著其年麥一莖五穗其  
餘三穗四穗共一莖合郡人以爲政化所感尋以病卒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父文業鉅鹿守伯謙少孤貧善  
養母高祖召赴晉陽補相府功曹稱之曰清直奉公眞  
良佐也遷瀛州別駕世宗以爲京畿司馬勞之曰卿騁  
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殷是用相授族弟暹當時寵  
要謙與之寮舊同門非吉凶未曾造請後除濟北太守  
恩信大行乃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有  
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  
者所無因誦民爲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  
民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由復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  
惠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以弟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

除南鉅鹿守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貧弱未理者皆

曰我自有白鬚公不慮不決後爲銀青光祿大夫卒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

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

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

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

疆盜長流參軍推其事所疑賊竝已拷伏失物家竝識

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

等十餘人竝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

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瓊累遷南清河太守其

郡多盜及瓊至民吏肅然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  
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  
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者卽便放之  
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  
密走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  
君有鄰郡富豪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爲賊攻急告  
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狗構  
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邑  
於此伏其德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  
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卽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

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郡民趙穎曾爲樂陵太守八十致事歸五月初得新瓜一雙自來送穎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仍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人遂競貢新果至門聞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引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衆人莫不灑泣

普明弟兄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往每年春  
總集大儒衛顓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  
悉令受書時人指史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  
皆教令儉而中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  
賦次第竝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長吏常無  
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  
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家自  
從貸粟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  
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  
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

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  
經州前後四表列爲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  
受尋起爲日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述曰旣直  
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爲  
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  
州裴問其外聲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民譽  
者非至公祐答言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勅  
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  
其公平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  
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公平得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

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  
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省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  
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  
者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  
瓊之遷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  
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  
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爲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  
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  
獲實驗賊徒欵引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  
度淮南歲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復請通糴淮

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

房豹字仲幹清河人祖法壽魏書有傳父翼宗豹體貌魁岸美音儀釋褐開府參軍兼行臺郎中隨慕容紹宗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青恐非禳所能解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宗笑曰不能免俗聊復爾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遷樂陵太守鎮以凝重哀矜貧弱豹階庭簡靜園囿空虛郡治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爲政

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還鄉園自養頻徵辭  
疾終於家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疎朗儀表瓌異釋褐開府參軍  
勅用士人爲縣宰以去病爲定州饒陽令去病明閑時  
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爲吏民歎服擢爲成  
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  
重以政亂時難綱維不立功臣內戚請囑百端去病消  
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厮養小人莫不憚其風  
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爲稱  
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

被替代發詔褒揚隋大業中卒於冀氏縣令

北齊書卷四十六

北齊書卷四十六考證

孟業傳今我出都○

臣荃

按上文云徵入爲中書令出

疑入字之譌

仁之後爲兗州○北史兗州上有西字

唯知自修無他長也○元本脫長也二字從別本增

蘇瓊傳長流參軍推其事○北史參軍下有張龍二字



北齊書卷四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邱瓛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夫人之性靈稟受或異剛柔區別緩急相形未有深察  
是非莫不肆其情欲至於詳觀水火更佩韋絃者鮮矣

獄吏爲患其所從來久矣自魏途不競綱漏寰區高祖懲其寬怠頗亦威嚴馭物使內外羣官咸知禁綱今錄邸珣等以存酷吏懲示勸勵云

邸珣字寶安本中山上曲陽人也從高祖起義拜爲長史性嚴暴求取無厭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珣御下殘酷衆士離心爲民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宋遊道廣平人其先自燉煌徙焉父季預爲渤海太守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

爲府佐廣陽王爲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  
遊道爲訴得釋與廣陽王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  
其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賊能討宋遊道  
孝莊卽位除左中兵郎中爲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  
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暉不謝王理卽日詣闕上  
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僞梁廣發士卒來圍彭  
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  
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  
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  
書令臨淮王彧卽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

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  
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爲身無憂  
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不科或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  
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  
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琚已下百餘人竝皆聞見  
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  
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死死難方清宮以迎暴賊鄭先  
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趨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  
冠冕百寮乃欲爲私害政爲臣此言或賜怒更甚臣旣  
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或亦奏

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勅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宋遊道耶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遊道曰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遊道爲中尉文襄執請

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爲御史中尉以遊道爲尚書左丞  
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  
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  
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  
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  
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竝鞭斤之始依故  
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日  
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  
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  
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

遊道厲色挫辱已遂枉考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  
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僞亂真國法所必去  
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  
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  
郎躁行諂言肆其姦詐罕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  
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  
毀譽由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  
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糺舉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  
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爲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  
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

此爲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竝  
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  
使者尚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  
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  
積雖贓污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  
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分爲遊道不濟而文  
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  
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  
將來無復吠狗討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  
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不爾他經畧殺卿遊道從至晉

陽以爲大行臺吏部又以爲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爲中尉遊道以爲太原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之獄而餓之食敝襦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杖遊道而判之曰遊道稟性道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疵人物往與郎中蘭

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凌  
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  
欲爲脫枷遊道不肯曰此令命所着不可輒脫文襄聞  
而免之遊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  
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吏返誣奏之下獄  
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簿葬不立碑表不  
求贈諡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  
儀同三司諡曰貞惠遊道剛直疾惡如讐見人犯罪皆  
欲致之極法彈紕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  
酷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貞預

建義勳意將含忍遊道疑陳元康爲其內助密啓云子  
貞元康交遊恐其別有請囑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  
寮撲殺子貞又兗州人爲遊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  
君遊道別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  
然重交遊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  
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喪  
事爲司州綱紀與牧樂昌河西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  
事經恤之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  
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旣  
而獎爲河南尹辟遊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帡待之

握手歡譔元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  
城人趙紹兵殺之遊道爲獎訟寃得雪又表爲請贈廻  
已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尉廡結交託廡弟粹於徐州  
殺趙紹後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錢  
五百萬後聽收遊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尉粹  
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勅至市司猶不許遊  
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時李獎二子構訓居貧  
遊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  
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  
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遊

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  
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將與構絕  
構謝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遊道第三  
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  
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晝卧如夢者見遊道怒已曰我  
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  
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  
慎等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  
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  
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

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常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  
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爲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  
彥深爲刺史珽奏以士素爲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  
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參機密士約亦爲善  
士官尚書左丞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父同魏殿中尚書斐性殘忍  
以強斷知名世宗引爲相府刑獄參軍謂之云狂簡斐  
然成章非佳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  
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爲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  
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

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  
官人罪失動卽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  
爲盧校書斐後以謗史與李庶俱病鞭死獄中  
畢義雲小字隋兒少麤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  
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  
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爲稱職令普勾僞官專以車  
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會爲司州吏所訟云其  
有所減截并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僞衆人怨望竝無  
所問乃拘吏數人而斬之因此銳情訊鞠威名日盛文  
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勳親累遷御史中丞

繩劾更切然豪橫不平頻被怨訟前爲汲郡太守翟嵩  
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  
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  
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  
禁止尋見釋以爲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  
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后姨祖載日內外百  
官赴第吊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  
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  
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闈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  
之夕衆儲備設尅日拜閣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

吏二十八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干  
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道孤貧亦爲矯詐法官  
如此直繩焉寄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五  
品已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  
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  
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勅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  
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  
爲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  
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云  
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讌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

見稍疎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  
被任用義雲之姑卽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  
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  
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爲此歛密無所不  
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致疑惑  
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  
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卽本  
州也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  
又言離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饒吹至於案部行遊遂  
兩部竝用猶作書與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

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爲此元海漸疎孝貞因是  
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并聚  
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爲人所啓及歸彥被擒又列  
其朋黨專擅爲此追還武成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  
兼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爲心累世本州刺  
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  
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閭門穢雜聲遍朝野爲郎時與  
左丞宋遊道因公事忿競遊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干  
載爲汝義雲一無所答然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爲家  
尤甚子孫僕隸常瘡痍被體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

北齊書卷四十七 及傳  
義雲侍婢姦通擄掠無數爲首着籠頭繫之庭樹食以  
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乃善昭所佩刀  
也遺之於義雲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  
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世祖令舍人蘭子暢就宅  
推之爾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  
姦人所爲將加拷掠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  
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  
乃斬之於獄棄屍漳水

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宋遊道傳臨淮王彧譴責○按上下文疑有脫誤

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北齊書卷四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四十

外戚

趙猛

婁叡

余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自兩漢以來外戚之家罕有全者其傾覆之跡逆亂之機皆詳諸前史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唯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今依前代史官述外戚云爾

趙猛太安狄那人姊爲文穆皇帝繼室生趙郡王琛猛性方直頗有器幹高祖舉義遷南營州刺史卒

婁叡字佛仁武明皇后兄子也父壯魏南部尚書叡少好弓馬有武幹爲高祖帳內都督從破尒朱於韓陵累遷開府儀同驃騎大將軍叡無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

縱情財色爲時論所鄙皇建初封東安王高歸彥反於冀州詔叡往平之還拜司徒公周兵寇東關叡率軍赴援頻戰有功擒周將楊擲等進大司馬出總偏師赴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侵削官私專行非法坐免官尋授太尉薨

尔朱文暢榮第四子也初封昌樂王其姊魏孝莊皇后及四胡敗滅高祖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旣籍門地窮極奢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建等深相愛狎外示杯酒之交而潛謀逆亂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

五日夜爲打竹篾之戲有能中者卽時賞帛任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高祖臨觀謀爲竊發事捷之後共奉文暢爲主爲任氏家客薛季孝告高祖問皆具伏以其姊寵故止坐文暢一房弟文略以兄義羅卒無後襲梁郡王以兄文暢事當從坐高祖特加寬貸文略聰明雋爽多所通習世宗嘗令章永興於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世宗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世宗愴然曰此不足慮也初高祖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凌忽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

而取之明日平秦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臥唱挽歌居數月奪昉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之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爲其父作佳傳收論尒朱榮比韓彭伊霍蓋由是也

鄭仲禮榮陽開封人魏鴻臚嚴庶子也少輕險有膂力高祖嬖寵其姊以親戚被昵擢帳內都督嘗執高祖弓刀出入隨從任胄爲好酒不憂公事高祖責之胄懼謀爲逆賴武明婁后爲請故仲禮死不及其家

李祖昇趙國平棘人顯祖李皇后之長兄父希宗上黨  
守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睦姻好施文學足以自通  
仕至齊州刺史爲徒兵所害弟祖勳顯祖受禪除秘書  
丞及女爲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陽王濟南廢爲光州  
刺史祖勳性貪慢兼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以數  
坐贓免官無才幹自少及長居官皆因內寵無可稱述  
元蠻魏太師江陽王之繼子肅宗元皇后之父也歷光  
祿卿天保十年大誅元氏肅宗爲蠻苦請因是追原之  
賜姓步六孤氏尋病卒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武成皇后之兄父廷之魏

中書令長仁累遷右僕射及尚書令世祖崩預參朝政封隴東王左丞鄒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旣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都座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間而往停斷公事時人號爲三佞長仁私遊密席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奏除孝裕爲章武郡守元亮等皆出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臥疾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徙孝裕爲北營州建德郡守後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士開出爲齊州刺史長仁

怨憤謀令刺士開事覺遂賜死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爲后重加贈諡長仁弟等前後七人竝賜王爵合門貴盛從祖兄長粲父僧敬卽魏孝靜帝之舅位至司空長粲少而敏悟以外戚起家給事中心郎黃門侍郎後主踐祚長粲被勅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世祖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和士開高文遙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於後定遠文遙竝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別總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卽位富於春秋庶事皆歸委長粲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

又爲侍中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爲執政不許長仁  
疑長粲通謀大以爲恨遂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爲  
州後主不得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長粲流涕後主  
亦憫默至州因沐髮手不得舉失音卒

之而致

北齊書卷四十八

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爾朱文暢傳爲打竹簇之戲○北史無竹字

明日平秦致請○一本平秦下有王使人三字

鄭仲禮傳魏鴻臚嚴庶子也○北史仲禮父名嚴祖

左丞鄒孝裕○北史鄒作鄺

○其史地并題

○其史地并題

○其史地并題

○其史地并題

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北齊書卷四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時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於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草藥性黃帝岐伯說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曰

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齊氏作  
霸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竝錄之以備  
方伎云

由吾道榮琅邪人也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長白太  
山潛隱具聞道術仍遊鄒魯之間習儒業晉陽人某大  
明法術乃尋是人爲其家庸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  
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  
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恒岳僊人有少  
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河  
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

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  
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  
驚異之道榮仍歸本部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朮茯苓  
求長生之秘尋爲顯祖追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有猛獸  
去馬十步所追人驚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猛  
獸遽走俄值國廢道榮歸周隋初乃卒又有張遠遊者  
顯祖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顯祖置之玉匣  
云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是故  
王春河東人少好易占明風角遊於趙魏之間飛符上  
天高祖起於信都引爲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

至午三合三離高祖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王爲質不勝請斬之俄而賊果大敗其後每從征討其言多中位徐州刺史卒

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筭術爲州里所稱有巧思每精心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筭之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以術數干高祖爲館客授參軍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旣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遂留意十數日便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後得河內葭莩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卽不動也不爲時所重竟

不行故此法遂絕云芳又撰次古來渾天地動欹器漏刻諸巧事并畫圖名曰器準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芳又私撰歷書名爲靈憲歷筭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書未就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末任北平太守顯祖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是時魏武定八年五月也高德政徐之才竝勸

顯祖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顯祖曰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顯祖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爲君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御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顯祖大悅天保初授散騎侍郎又有荆次德有術數預知尔朱榮成敗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渤海是齊地又太白

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從也

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

若神高祖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以任性疏誕多所犯忤高祖常容惜之邛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彼爲火陣我爲木陣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田曹記室岳封王以告遵遵曰蜜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好與生人相隨不欲共死人同路還岳至京尋喪顯祖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遂布筭滿床

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顯祖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吳遵世字季緒渤海人少學易入恒山從隱居道士遊處數年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候後出遊京洛以易筮知名魏武帝之將卽位也使遵世筮之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帝曰何謂也遵世曰初登于天當作天子後入于地不得久也終如其言世祖以丞相在京師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將起兵每宿著令遵世筮之遵世云不須起動自有大慶俄而趙郡王奉太后令以遺詔追世祖

及卽祚授其中書舍人固辭疾

趙輔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爲館客高祖崩於晉陽  
葬有日矣世宗書令顯祖親卜宅兆相於鄴西北漳水  
北原顯祖與吳遵世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  
筮之遇革遵世等數十人咸云不可用輔和少年在衆  
人之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  
象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民顯祖遽登車顧云卽以此  
地爲定卽義平陵也有一人父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  
者筮之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疾愈是人喜出後和謂  
筮者云泰卦乾下坤上然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以

凶問至和太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授通直常侍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常遊王侯家世宗自潁川振旅而還顯祖從後玉於道旁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會是道北垂鼻涕者顯祖既卽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抹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竝亦貴而各私搯之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玉曰不然公有反骨玉謂其妻曰殿上者

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慶慶以啓帝帝怒召之玉  
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其妻曰我今去不還若  
得過日午時或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世宗時有吳  
士雙盲而妙於聲相世宗歷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有  
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  
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  
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爲人主聞世宗之聲不動崔暹  
私招之乃謬言亦國主也世宗以爲我羣奴猶當極貴  
况吾身也

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鑒照人物皆如其言頻爲和

士開相中士開牒爲府參軍

魏寧鉅鹿人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親試之皆中乃以已生年月託爲異人而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盧十六稚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旣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

綦母懷文不知何郡人以道術事高祖武定初官軍與周文戰於邙山是時官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

勝水宜改爲黃高祖遂改爲赭黃所謂河陽幡者也又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截三十札也懷文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以瑩刀懷文官至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城人曹普演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卽承之也

張子信河內人也性清淨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

隱於白鹿山時遊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等所禮有贈  
答子信詩數篇後魏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時還山不  
常在鄴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  
鳴於庭樹鬪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  
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  
得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  
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  
稱墜馬腰折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  
草莫不咸誦爲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子大寶

患傷寒嗣明爲之診候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晚不可治邢竝侍讌內殿顯祖云子才兒我欲乞其隨近一郡勿以卿子年少未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期而卒楊令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屑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筴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後遷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

萬諸名醫多尋勝至問病狀不敢下手唯嗣明獨治之  
其病由云曾以手將一麥穗卽見一赤物長三寸似蛇  
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卽覺手臂疼腫漸及半身俱  
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爲處方服湯比嗣明  
從駕還女平復嗣明隋初卒

北齊書卷四十九

北齊書卷四十九考證

許遵傳彼爲火陣我爲木陣○北史木作水

馬嗣明傳邢並侍讌內殿○臣範按邢字上疑脫楊字

北史云後數日楊邢並侍讌內殿

北齊書卷四十九考證

北齊書卷五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四十二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甚哉齊末之嬖倖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焉心利錐刀  
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刑殘闖宦蒼頭盧  
兒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非直  
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軸之  
資剝掠將盡縱龜鼎之祚卜世靈長屬此滯昏無不亡  
之理齊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  
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  
雖罔念作狂所幸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  
之事一不與聞太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  
覆生民厄夫被髮左衽非不幸也今緝諸凶族爲佞幸

傳云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干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仍畧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今亦出焉

郭秀范陽涿郡人事高祖爲行臺右丞親寵日隆多受賂遺秀遇疾高祖親臨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爲七兵尙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高祖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巳下同學讀書初秀忌揚愔誑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高祖追忿秀卽日斥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

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孝靖嘗夜中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答曰臣不識北斗高祖聞之以爲淳直後爲儀州刺史士開幼而聰慧選爲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爲同業所尙天保初世祖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參軍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於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此親狎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顯祖知其輕薄不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長城後除京畿士曹參軍長廣王請之也世祖踐祚累除侍中加開府遭母劉

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呂芬詣宅晝夜扶侍成服後方還其日帝又遣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見親自握手愴惻下泣曉喻良久然後遣還并諸弟四人竝起復本官其見親重如此除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屬帝氣疾發又欲飲士開淚下獻欬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復飲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世祖云自古帝王盡爲灰燼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苦也世祖大悅其年十二

月世祖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世祖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士開之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世祖顧託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等謀出土開引諸貴人共爲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以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耶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或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共詣雲龍門

令文遙入奏之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太后曰  
梓宮在殯事大忽速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竝拜  
謝更無餘言太后及後主召見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羣  
官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心若  
出臣正是剪陛下羽翼宜謂獻等云令士開爲州待過  
山陵然後發遣獻等謂臣真出必心喜之後主及太后  
然之告獻等如士開旨以士開爲兗州刺史山陵畢獻  
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條諸寶翫以詣定  
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  
奉別謹具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得還

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今得出實稱本意不願  
更入但乞王保護長作大州刺史今日遠出願得一辭  
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後主進說曰  
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  
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見先帝於地下因  
慟哭帝及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土開曰臣已得入復  
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青州刺史責  
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而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右  
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玦賂之武平元年封淮  
陽王除尙書令錄尙書事復本官悉得如故世祖時恒

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臥內無復期依遂與太后  
爲亂及世祖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庫  
狄伏連侍中馮子琮御史王子宜武衛高舍洛等謀誅  
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并私約束不聽  
士開入殿其年七月二十五日旦士開依式早參伏連  
前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  
勅令王向臺遣兵士防送禁於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  
督馮永洛就臺斬之時年四十八簿錄其家口後誅儼  
等上哀悼不視事數日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爲  
常侍又勅其弟士伾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

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  
五十一  
鉞十州諸軍事左丞相太宰如故士開稟性庸鄙不關  
書傳發言吐論惟以諂媚自資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  
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  
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  
曾參士開值疾醫人云王傷寒極重進藥無効應服黃  
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與王不須疑惑請  
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爲之強服遂得  
汗病愈其勢傾朝廷也如此雖以左道事之者不問賢  
愚無不進擢而以正理干忤者亦頗能捨之士開見人  
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旣得免罪卽命諷喻責其珍寶謂

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云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誅提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繼祿之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姝遂大爲胡后所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嬉戲醜褻無所不爲寵遇彌隆官爵不知紀極遂至錄尙書事封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爲母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號曰太姬此卽齊朝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矣庸劣之徒皆

重跡屏氣焉自外殺生予奪不可盡言晉州軍敗後主  
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棄市籍沒  
其家

高阿那肱善無人也其父市貴從高祖起義那肱爲庫  
典從征討以功勤擢爲武衛將軍肱妙於騎射便僻善  
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爲世祖所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  
相褻狎士開每爲之言彌見親待後主卽位累遷并省  
尙書左僕射封淮陰王又除并省尙書令肱才伎庸劣  
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之下而姦巧計數亦不逮士  
開旣爲世祖所幸多合在東宮侍後主所以大被寵遇

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  
四年令其錄尚書事又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尚書郎  
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當雩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  
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  
強知星宿其牆面如此又爲右丞相餘如故周師逼平  
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  
至肱云大家正作樂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城  
已陷賊方至乃奏知明早旦卽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  
一圍及軍赴晉州令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  
主謂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肱曰勿戰却守高梁橋安

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意未決諸內  
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尙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  
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後主從提婆觀戰東偏頗  
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以淑妃奔高梁開  
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  
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且速還安慰  
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回甚整頓圍城兵  
亦不動至尊宜迴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  
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難信帝遂北馳有軍士告稱那肱  
追臣招引西軍今故聞奏後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

孝卿云此人妄語還至晉那肱腹心告肱謀反又以爲  
妄斬之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內官數十騎  
從行後主走度太行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  
覘候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及周  
將軍尉遲迥至關肱遂降時人皆云肱表款周武必仰  
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擒肱至長安授大  
將軍封郡公爲隆州刺史誅初天保中顯祖自晉陽還  
鄴陽愚僧阿禿帥於路中大叫呼顯祖姓名云阿那瓌  
終破你國是時茹茹主阿那瓌在塞北強盛顯祖尤忌  
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阿那肱云雖作肱字

世人皆稱爲壞音斯固亡秦者胡蓋懸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青州刺史鳳少而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幼稚世祖簡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後主卽位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強弓長稍無容相謝軍國謀算何由得爭鳳答曰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封昌黎郡王男寶仁尙公主在晉陽賜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軍國要密無不經手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

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因愁爲君臣應和若北其弟萬歲及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寶信尙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爲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卽語云僕射爲至尊起臺殿未訖何容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匠爲已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

因此發忿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辜仍毀其宅公主  
離婚復被遣向鄴吏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勅入  
內尋詔復爵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爲周軍所獲鳳  
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崔季舒等冤酷皆鳳所爲每朝  
士諂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  
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  
隴州刺史

韓寶業盧勒又齊紹竝高祖舊左右唯門闥驅使不被  
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  
至長秋卿勒又等或爲中常侍世祖時有曹文標鄧長

顓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顓武平中任參宰相干  
預朝權後寶業勒义齊紹子徵竝封王不過侵暴於後  
主之朝有陳德信等數十人竝肆其姦佞敗政虐人古  
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  
綬者多帶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數十人又皆封王開  
府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  
色競進諂諛莫不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踰  
巨萬丘山之積貪吝無厭猶以波斯狗爲儀同郡君分  
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爲解卸廳  
諸闔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

然後升騎飛鞭竟走數十爲羣馬塵必坌諸朝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聽趨避不敢爲言高祖時有蒼頭陳山提蓋豐樂劉桃枝等數十人俱驅馳便僻頗蒙恩遇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又有何海及子洪珍皆爲王尤爲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又有史醜多之徒胡小兒等數十咸能舞工歌亦至儀同開府封王諸宦者猶以宮掖驅馳便煩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蒼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險一無可用非理

愛好排突朝貴尤爲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捶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羣妄多皆類此

贊曰危亡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

...

...

...

...

...

...

...

...

北齊書卷五十

...

編修

臣範

謹言北齊書紀八傳四十二合五十卷

按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珽述獻武起居注  
名皇初傳天保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從文宣征討  
紀一時行師尅伐之蹟著皇帝實錄而魏收陽休  
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並賡續注記隋代秘  
書監王邵內史令李德林俱少仕鄴中多識故事  
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作齊志十六卷李在  
齊預修國史創紀傳二十七卷開皇時奉詔續撰  
增多三十八篇送官藏之秘府唐武德初高祖感  
令狐德芬之言始詔修梁陳魏齊周之史而太子

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秘書丞魏徵主齊論  
撰歷年書未就悉罷貞觀三年復詔撰定時議者  
以元魏已詳於魏收魏澹二家之書惟隋及四史  
當立當是時德林之子中書舍人百藥次齊史至  
貞觀十年五史始具五史之中北齊之與梁陳蓋  
姚氏李氏父子所相嬗繼而成夫高氏立國亦已  
淺矣其功伐治績旣不足以焜耀紀載而史家煩  
猥叢碎亦未能以盡一時治亂因事勸戒之義唐  
劉知幾著史通頗稱王邵齊志宋孝王關東風俗  
傳而於李氏書數砭其謬今宋王之書不傳而前

世學者類綜覽南北二史於八書習者尤尠故此書訛脫彌甚其中有本書亡缺而後人雜采他書附合當日卷帙之數割裂併繫事詞不屬又屢經刊本舛錯或妄有增損汨亂於其間者今並考校正其句字其非本書而較然可知爲後人之補綴者亦疏之每卷之末蓋古書之存者鮮矣其幸而

傳者亦非當日之舊

臣等奉

勅校刊是不敢不致其謹也

臣謹識



原任詹事

臣

陳浩洗馬

臣

陸宗楷編修

臣

孫人龍

臣朱荃

臣

姚範知州

臣

王祖庚拔貢生

臣

郭世燦

等奉

勅恭校刊